



宋元通鑑

五十四卷之七

宋

徽宗



十七

特別  
48  
3719  
17





3719  
17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四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徽宗八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作定命寶成初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大



慶殿受賀肆赦 庚戌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庚子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

通金

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郭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賣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以蔡京子條為宣和殿待制條選尚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條始 三月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皇子先多士遂以王昂易之 夏四月

嘉王楷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巴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 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以  
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鄧洵武為特進 八月  
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辛酉詔班御注道德經 九  
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屋  
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歿者甚  
衆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  
博士二員 庚寅薛昂罷以自時中為門下侍郎王  
黼為中書侍郎馮煦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 辛  
丑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丙子詔

安堯臣

周柴氏後已封崇公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議郎  
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  
見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十一月己酉  
朔改元大赦辛亥日中有黑子 安堯臣上言陛下  
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于是謗士效忠而憮人乃誤  
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謫故比年天  
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非伐而  
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  
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晉秦始皇築  
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遠左之師唐明皇幽薊



取幽燕不能也然不能不備幽燕不能也然省攻夏出師竭帑之紛紛而以全力備幽燕是可能也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獫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童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

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後竟為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悼之族子也 十二月己丑置裕民局尋罷之 遼大飢人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壬子進封皇子樞肅王杞景王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太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丁巳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觀持國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  
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  
賁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  
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  
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  
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一醫往至是歸  
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  
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  
中國捍邊女真崩狼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

二醫失名

不樂

戊午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黼賜築城

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

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

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

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

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

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帝躬

耕籍田占城入貢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

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月所統大

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

良嗣造此  
奸謀唾手  
送汴京而  
後已



遼金自相  
講和而中  
國佐金夾  
攻此何說  
也

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  
侵擾至是封為王始與交阻加恩均矣 二月庚辰  
改元易宣和殿為保和殿戊戌以鄧洵武為少保  
三月庚戌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己未以馮  
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  
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  
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來上  
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  
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

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  
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  
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遠  
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  
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  
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  
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童貫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  
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第察哥率步騎  
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  
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衆法乘  
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  
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  
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  
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  
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  
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  
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  
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夏

劉法敗沒

河

四月丙子朔日食 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  
賞者數百人 五月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  
元冠服圖是月京師茶肆傭晨興見犬犬蹲榻旁近  
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  
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  
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  
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  
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  
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更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  
答天戒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

綱以直言謫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徽宗八

二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甲申追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爲致虛觀  
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己亥夏人遣使  
納款詔童貫罷兵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爲太傅夏  
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右旣困寔諷之使來及夏遣  
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  
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弃之道中賈炎得而上之  
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  
相貫爲媪相 八月丁酉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  
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  
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 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

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  
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  
行之後複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九  
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  
儵脩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  
人廝養亦居太官媵妾封夫人京每待上恒以君臣  
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  
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醇而肯從稚子  
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  
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



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襍倡優侏儒  
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  
入禁掖攸子衍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  
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  
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做江  
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  
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  
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  
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一月戊  
辰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安中附董貫王

鄧肅  
曹輔

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時朱勛  
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詔  
放歸田里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  
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  
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  
小輦出入屢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  
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  
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管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者存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  
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  
於盜哉况今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  
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  
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  
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  
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大史擇日有司除道三  
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  
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  
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

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  
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  
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  
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  
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  
息浮言遂編管彬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  
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  
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  
秘書郎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  
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張舜民在諫

編管直臣

張舜民



荐賢

張翥

垣薦之得荆州教授至是蔡京求善訓子弟者福州  
 進士張翥適到部京族子以翥薦翥再三辭不獲遂  
 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翥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于  
 它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  
 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  
 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家  
 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歟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  
 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  
 見翥深與傾倒翥忼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  
 歛容問善後之策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

亦無及

路允迪

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  
 務或猶可及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會路允  
 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  
 秘書郎時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上首肯之。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

江端本

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待從禮葬焉。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



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冷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關丹，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夏五月丁巳，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朱夢說

是月，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來，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

良嗣辱國

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關丹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東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盼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左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東京，曰：「君固不解此。」



通鑑卷五十四 宋紀 徽宗八  
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丁亥罷禮制及它局五十八所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秋七月壬子詔文臣非邊防不起復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當

金愚我

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九月癸亥以余深爲少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加內侍梁師成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大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襍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



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雋  
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汚多寘書畫卷軸于  
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  
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  
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織局至數十  
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  
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  
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  
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  
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

方臘起

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  
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  
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  
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  
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  
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誑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  
脅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  
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  
之皆敗歿于息坑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時福建以  
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庚戌以

蔡遵

顏坦



王黼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稱襲京迹十二月方

郭師中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歿遂南

陳建

趙約

陳邁

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歿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齋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

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是歲真臘入貢真臘一名占臘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十里有戰象二十萬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金哀賓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己未八月廿六日 聖筆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五

起辛丑至壬寅 凡二年

徽宗九

宣和三年春正月壬寅鄧洵武卒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綰之子也鄧氏自綰舉禮部進士第一挾此以動縉紳至洵武亦第進士世濟其好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



彭汝方

付之胥吏  
已盡天下  
郡縣事

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  
衆言賊不坐乎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  
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  
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勗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  
悅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  
而歿賊屠其城二月庚午趙震坐奔杭州貶徙吉  
陽軍臣僚言方田官憚于跋履並不躬親一付之  
胥吏任情增減遂詔罷方田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  
招誘歸業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甲戌降詔招  
撫方臘乙酉罷州縣學三舍法及宗學辟雍諸路

朱江起

張叔夜

王子武

提舉學士官是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  
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  
向江逕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  
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  
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  
禽其副賊江乃降方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  
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



遼晉王敖  
廬幹

遼文妃

九千賊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初遼  
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廬幹次秦王定次  
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與兵境  
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  
文妃作歌諷諫遼主啣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  
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  
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  
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附馬  
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  
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

金雖強不  
得余覲未  
能也

中間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選買  
等將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選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  
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  
奉先下若擒余覲它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  
即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  
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  
以俟師期 童貫譚稹追擊方臘前鋒至青河堰水  
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幫源  
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宋王淵等相  
繼至盡復所陷城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六百餘



人及第出身詔梁師成鄧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  
出身夏四月童貫等合兵擊方臘于幫源洞臘衆  
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崑崖為三窟諸將  
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至  
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併  
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峒石穴中殺  
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  
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  
中者相望百餘里時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世忠之  
功以為已功是月癸巳汝州牛生麒麟五月戊

王淵

韓世忠

戊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癸亥安置御史中丞陳

陳過庭

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  
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  
責黃州安置是月大蝗閏月甲戌復置應奉司方  
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  
妄為譏詢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  
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  
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



景衡

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許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管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東路權免茶鹽比較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負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資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 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亥廢新置州軍先是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爲病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一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戊子童貫等俘方臘以獻 是月黑眚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洒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



叢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亦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惡者二年乃息八月乙巳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韓世忠之功爲辛興宗所掠賞不及世忠荆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世忠爲承節郎九月丙寅以王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

楊惟忠

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弃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它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歿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



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論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時至春秋，周室已微，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仲尼傷之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先王人而次諸侯，此其大義，蓋有在也。

也。若其盛時，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均爲寮案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視爵以爲等差，曷嘗以內外爲輕重哉？漢唐以來，雖一統之時，已漸不知此義，及梁師成之言一出，益重內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

冬十月甲寅，詔自今賊吏獄具論決，勿貸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丁丑，馮鼎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爲尚書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

相邦昌



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壬午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舉進士歷至輔相詭譎觀望隨時變遷迎合上意初黨蔡京以進既而眾共惡京遂與京異 是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千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齒不滿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覲為嚮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十二月辛卯朔日

遼耶律余覲 金粘沒喝

中有黑子自崇寧三年至此凡三見 壬子進封子

康王 祁王

構康王模祁王

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為少保梁師成為開府儀同三司 癸酉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灤余覲引婁宿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幹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



游醉

勸赦盧幹亡。赦盧幹曰：安忍為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赦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親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二月，陳瓘卒于楚州。瓘字瑩，中南劍州人，舉進士甲科，歷任監察御史，以言事謫管勾太平觀，或問游醉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醉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

金斜也

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畧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



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歿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歿丙子遼人立燕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之走雲中也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

遼張琳立  
注淳

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爽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



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勿壯之守忠大敗其眾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啟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

金獲西京

趙隆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

其說近是然何以取之



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非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客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凋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

宇文虛中

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入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歷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通鑑卷三十三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  
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  
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  
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  
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  
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  
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塵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  
未分持下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  
衆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圍憑

引喻切至

陵中夏以百年怠情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  
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  
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  
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  
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  
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  
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  
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  
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  
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



觀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繡讀之大怒拮以它事  
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其事始不可收拾矣  
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  
又令郡縣訪遺書是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  
歸阿疎至金金主杖而釋之五月乙亥以蔡攸為  
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勸兵攸童駭不習事  
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  
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庚辰童貫至  
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八旗述弔民伐罪  
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

更切

師道白溝  
之敗

興宗范村  
之敗

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  
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毋乃  
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  
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  
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擊敗師道  
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  
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于范  
村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  
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  
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弃百年之好結



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壬寅以王黼為少師是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

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歿爾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它變淳歿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



金婁宿

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歿斃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轉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宿敗之于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秋七月壬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

東南經制錢之害

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

石輦鐸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幹离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漁灤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离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离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



之數里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觀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离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离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弃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

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受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冬十月庚寅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癸巳童貫遣劉延

通鑑卷之五十五 宋紀 徽宗九 七



攸與光世  
皆乳莫子  
何知邊事

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長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

高世宣

逾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奔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癸丑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中蕭幹計



是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

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屢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婁宿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



劉彥宗等奉表降諸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金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于是遼五京皆為金有 壬辰金  
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是月萬歲山成  
更名曰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  
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  
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嶺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  
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雁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  
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  
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

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  
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雁池中分二館東  
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  
廳復由嶺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左  
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  
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疑觀圍山亭下視  
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  
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  
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  
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



通鑑卷五十五 宋紀  
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太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廡。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典築。不已。于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諸巨瑞爭出新意。謂土木旣

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捰貯肉炙梁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戶部獻今年民數。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



劉幹  
岳飛

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益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是年真定宣撫劉幹募敢戰士相州湯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已未九月初三暨之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六

起癸卯至甲辰凡二年

徽宗十

宣和五年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



良嗣與金  
辨論皆偽  
耳

日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  
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  
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  
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  
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清  
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  
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  
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  
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替于

中郭藥師

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  
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  
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  
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哀  
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  
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  
降陛下使臣畢命它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  
事陛下願以付它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  
珠袍及一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



輦力也。即翦益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遼平州人張毅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毅。撫安亂者州民推毅領州事。耶律淳死，毅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毅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毅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毅狂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毅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

遼張毅

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毅、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毅，毅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毅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三月，已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狗犬國多矣，豈平濠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濠欲作

通鑑卷五十六 宋紀 徽宗十



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接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

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擁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



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  
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  
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  
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  
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  
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  
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  
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  
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  
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  
日班師時金以幹魯爲都統幹魯不副之使襲遼主  
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魯不  
銀术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  
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  
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  
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  
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  
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掃里門爲書招  
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  
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魯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



去金人獲遼王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第若干子量賜土地幹離不不許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執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晉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

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取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庚申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



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秩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非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毋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答之而已自

藥師張毅  
速宋之亡

歸者即官之奚回离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金遣使如夏時幹离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六月丙戌張毅以平州來歸時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



通鑑卷五十六 宋紀  
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鼓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借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鼓

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鼓內附鼓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之自謂得計。乙未詔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戊申鄭居中卒居中字達夫開封人舉進士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歷官通顯始蔡京以星變免官居中語帝復用京旣而怨



東不援乃復聞東向背離合亦惟視利而已謚曰文  
正殆有愧云 辛亥以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  
戊午以梁師成爲少保己未童貫致任以內侍譚植  
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付燕頗失上  
意王黼梁師成共薦植代貫交雲中之地植至太原  
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 庚午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  
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  
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  
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辛丑命王安中

毀先賢集

作復燕雲碑

遼都統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  
與郭藥師戰敗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  
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  
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  
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  
頗有謀奔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  
龍殺傷太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  
藥師太尉 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爲  
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  
堵濼而殂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骨打弟

金蒲家奴  
幹魯



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骨打  
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  
幹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骨打度長子也  
九月金葬阿骨打于海古城西 冬十月雨木水  
遼雅里必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木烈爲帝木烈與  
宗孫也 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鼓爲節度使時  
金人聞鼓叛遣閣毋將三千騎來討鼓率兵拒之營  
州閣毋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妄以大捷聞朝廷  
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丙寅帝幸王  
滿第觀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滿第因大醉不

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  
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  
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  
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詔國子監刊御注冲虛至德  
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 金人以閣毋無功而退  
乃復使幹離不督閣毋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  
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  
東鼓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  
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  
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鼓



傷降將之心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十  
面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鼓二子送于金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為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遼水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

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又使李靖來告哀 六年春正月上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僧道童行狀出指斥語上怒甚命筆掠炮烙之畧不



語亦無痛楚狀竟不知爲何人 置書莒所設生徒  
五百人 遣南夫如金弔祭 夏遣把里公亮奉誓  
表請以事遠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  
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濼西  
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二月己亥帝躬耕  
籍田 召許景衡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  
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  
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  
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  
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 三月己酉

金人索糧  
之際

朔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  
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  
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辛巳皇后親蠶京師地  
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  
山少木悉没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  
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  
部侍郎 夏四月丁巳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時  
邦彥居父喪纔兩月 六月平州都統張敦固出兵  
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幹離不還下  
詔招撫閣毋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壬子詔以叔

張敦固  
死戰



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河之民困于調度令京西淮浙  
江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  
督之期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  
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遍率天下所得  
才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甲辰王黼言  
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  
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  
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如何  
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弃  
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

乞命于它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  
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謀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  
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謀  
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  
曰何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  
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  
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八月乙卯譚稹罷復以  
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  
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  
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



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鼓不給糧遂攻應蔚  
遂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  
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賚御筆絹  
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  
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  
之是行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  
降自往迎之也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  
亥以自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丁亥以趙野字  
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  
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

九醉後醒

以太不恭論 十一月丙子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  
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  
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  
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  
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春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  
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鼎論黼奸邪專橫  
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乙酉罷  
應奉司丙戌令尚書省置講議局自蔡京以豐亨豫  
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  
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士應奉培植橫賦以羨為



宇文粹中

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自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十二月甲辰詔蔡攸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末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代京入奏事

蔡京四相

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自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河北山東盜起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因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飢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十萬者不可勝數都城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



通鑑卷五十六 宋紀  
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孔方孕而誕子

己未十月十一日點此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七 乙巳一年

徽宗十一

宣和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爲盜者仍給復一年 遼主延禧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王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



遼亡  
西遼

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  
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  
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  
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宿等所獲遼遂亡遼耶  
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  
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  
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八部諭以興復事  
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  
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  
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

駐  
續綱目作駐

歸者數國獲牛羊駐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  
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  
進擊大敗之僵尸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  
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  
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  
昭德皇后是爲西遼三月癸酉朔雨雪丙戌子橫  
進封建安郡王夏四月庚申勅蔡京致仕蔡條鍾  
愛于末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  
不許自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  
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勅停侍養因安置韓梈于



黃州編條侍讀毀賜出身救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  
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  
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  
已以章授貫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  
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  
卒安世字器之魏人舉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  
平居坐不傾倚書不中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  
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  
諍或逢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有

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殆盡安世巋  
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  
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唱以即  
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  
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  
書不答竟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遭貶竄極遠惡  
地無不經歷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  
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蘇軾嘗評元祐人  
物曰器之真鐵漢。

王儼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



通鑑卷五十七 三  
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  
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  
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  
禍徧于四海烏乎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  
民受敝爲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  
務于口舌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  
不幸庶幾其有濟乎。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臣舉將校有才畧者監司舉守  
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六月辛丑詔宗室復稱姓  
丙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授神宗遺訓能復全燕

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封貫爲王 秋七月熙河  
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八月金  
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  
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  
大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  
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並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  
盡之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入寇初幹  
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  
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



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左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健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离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丙戌郊帝才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

金入

姚平仲

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庚寅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



張孝純

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  
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  
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鼓，又爲  
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  
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柁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  
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  
我。撒離柁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  
大  
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褊，不知  
所爲。即欲假赴關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  
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

李翼  
藥師叛

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  
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  
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  
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  
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捧頭  
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  
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歿。粘沒喝遂進圍  
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已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  
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  
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



蔡靖

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它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它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迴野略無

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棹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九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遁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兒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熙浩以降幹离不執靖及熙浩置軍中以行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离不旣得藥



師察死即

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商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自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

吳敏

支吾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枕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弃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枕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已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

宜舉國爭



宇文虛中  
草詔

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  
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  
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  
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  
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  
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  
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  
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  
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對而朕不知追惟已  
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

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  
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  
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勒王能立奇功者並優  
加獎異中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  
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  
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  
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  
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  
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  
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



李綱

夾大計

馬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各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歟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具詞密禱。其詞曰：「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非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請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忘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

社收將士心以歟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具詞密禱其詞曰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非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請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忘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



召對

寧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  
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  
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  
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  
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  
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  
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  
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  
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

朱皇后

兵部侍郎 壬戌太赦立朱氏為皇后后武康節度  
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  
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  
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  
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幹離不陷信德府粘沒  
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太學生陳東  
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  
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  
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  
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

陳東



通鑑卷五十七  
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道君皇帝起崔鷗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歿。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濟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

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濟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濟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



通鑑卷五十七  
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東  
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解與東同者也。  
故立于正。東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恐使其餘  
蠹再破壞邪。東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  
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  
孿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  
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  
陽字德符。雍丘人。徙居潁州之陽翟。舉進士。歷相州  
教授。蔡京籍爲邪等。屏居邾城十餘年。至是復起。而  
卒。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是月因

金兵陸梁。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  
教坊額外人並罷。



己未十月十七日監畢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道春子



